



炭 窑

于黑丁著

炭 窑

于黑丁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枝胡同四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

*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748 字数 240,000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10 \frac{3}{4}$ 插页 2
1957年9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8200册

定价 (6) 1.10元

目 次

生路.....	1
站長.....	28
归来.....	57
第四小队.....	98
炭窑.....	152
在敌人面前.....	183
生命的搏斗.....	190
母子.....	199
斗争.....	221
区委書記.....	253
新的开始.....	267
战友.....	307
后記.....	341

生 路

一

夜。揚旗灯射着綠色的光輝。長蛇似的鉄軌，靜靜的伏在陰郁的黑暗里。一列客車开进一號月台，機車冒着黑烟，鍋爐口飛躍着閃灼的火星，蒸汽管斷續的發出一片喘息似的聲音。

老車長王秉南，从守車上走到月台，手里提着一只黃色的小皮包，朝着站長辦公室走去了。

站務司事張子明，从電話机旁邊走過來，臉上帶着疲倦的神色，对王秉南說：

“老王，你回来了？”

王秉南点点头。他看站長走出去，就避开大家的眼光，低下头小声問：

“这几天有什么新的情况？”

張子明向王秉南使了个眼色，兩個人就出去了。

“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現在有大批职工被裁下来。鉄道部派来的新局長，帶來了一大批人。”

“新来的車務處長怎么样？”

“怎么样？不懂鉄路管理，是个政客。”

“呵，是这样一个人物。你还听到什么消息？”

“反正这年头朝廷有人好做官。像我們靠点本事吃饭的小职员，有什么办法呢！什么整顿路政呵，什么加强铁路管理呵，什么紧缩经费开支呵，全是鬼话！他们说的倒比唱的好听，还不是要排挤一批人，安插一批人。”

“呵！”

“听说要把上了年纪的老职工裁掉一批。”

“是真的吗？”王秉南吃惊的看着張子明。

“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在这样做了。”

王秉南沉默着，他内心感到沉重的抑压。

“你工作吧，我回家看看。”他悒郁的说。

張子明说：

“工作？有什么心情工作呢！还不是像大家一样混一天算一天。”

王秉南离开车站，他在回家的路上，一边走，一边默默的想：

“到底裁到那天为止呢？光车务处已经裁了这样多人。”

走进家，他看了看隔壁那个房间没有一点灯光。被病魔纠缠着的大春，这时好像已经安静的睡去。他如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便悄悄的坐下了。

忽然，他听见隔壁的门开开了。儿媳妇走过来说：

“爸爸，你回来了？你是不是没吃饭？我给你煮碗面吧。”

“我在车上吃过饭了。”

“那你就歇着吧。”

“大春的病怎么样？”

“到医院去看了看，医生说情况比较严重，最好能到医院去住几天。我一问住院费很贵，还得先付款，怎么能住得起

呢！”

王秉南說：

“借錢也得給他治呵。”

“爸爸，你在鉄路上能不能請求点補助？”

“你簡直在做夢！你們年輕人懂什么！鉄路不是咱們小職員的，能保住飯碗就是好的。”

“听說鉄路上正在裁人。”

“是呵，南京派來个新局長，嗯，一朝天子一朝臣。”

兒媳婦一听，沒有說什麼，只是用憂慮的眼光看着王秉南。

“明天还是我值班，跟三〇一次快車出發。”王秉南說，“你在家把大春送到医院，我明早去找張子明讓他給想办法借点錢。”

兒媳婦給他打了一盆洗臉水，泡了一壺茶水，就回到自己房間去了。

王秉南在屋里徘徊，他剛一轉身，就听見兒媳婦帶着憂愁的声調說：

“鉄路上裁人，不知他老人家会不会發生什么問題？”

王秉南發急了。他自言自語道：

“她真是多言多語呵！告訴他有什么好处呢！”

他悄悄的走到大春的房門口，側着耳朵听了一会兒，就小声把兒媳婦叫到他房間里說：

“你不要对他講些不順心的話，他知道了又要惦記在心上。我現在还没有被裁下来。你告訴他幹什么！”

兒媳婦說：

“你講的時候他好像听見了，所以他老是問我。”

“那你也不要告訴他實話。”

“不告訴他，他也会知道。鉄路上的人总是这个来那个去的，誰还能背着他呢。爸爸，關於你的工作，你是不是听到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他迟疑了一会兒，不安的說：

“消息倒沒有听到，但能不能發生問題，那就很难說。”

兒媳妇說：

“爸爸，你在鉄路上幹了一輩子差事，沒有功劳，也該有苦勞。”

他低着头說：

“我也是这样想，难道說他們会把年紀大的人一律都裁掉嗎？我在鉄路上一輩子，誰不知道我的工作做的好？我自信还可以再幹一二十年。”

当兒媳妇剛剛回到自己房間，他就这样自言自語：

“他們裁別人也不会裁我，他們一定会考虑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已經裁了这样多的人，要裁不早就裁了嗎？”

他虽是这样想，但他的心並沒有得到安宁，他面前浮滿了一片空虛的陰影。想到自己的工作問題，想到兒子的生病和失業，想到家庭生活的困难，他感到一种可怕的威胁。

过去，他像別人一样把自己工作的地方看成終身不会脫离的安全的家，他对一切都充滿了希望和理想。在生活的道路上，他安分守己的工作，如同風平浪靜的海洋中的船只，順着航線，向遙远的地方安然的前进。現在，他不敢再用衰老的記憶去追念自己的青春的光光了，他的青春的光已从艰苦的劳动中，已从火車的浮烟里远远的消逝了。他心里有無限的痛楚。他自从十七岁进鉄路，一直到現在，他是以勤劳的态度忠实於自己的职务的。开始他跑貨車，在風雪交加的严寒的冬天里，火車上沒有

暖气，又不生煤爐，他的手脚都冻僵了，然而，他从来不發脾气，即使有些不满意的事情触动了他。他的臉紅一紅，笑了笑，也就过去了。因此，他在同事中間被大家公認為是一个又老实又尽职责的人。每次，当大家議論起工作，或者談起生活問題，要是有人征詢他的意見时，他总是笑着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他好像一切都滿意，这样，他漸漸变成一个馴服而稳健的人，养成一个畏縮而懦弱的性格了。时光一年一年的过去，終於，他由跑貨車升为跑慢客車，又由跑慢客車升为跑快客車；而他的薪金也隨着他职务的等級一点一点往上增加，一直增加到六十元。他对鉄路上悠長的艰辛的生活，却絲毫不感觉到疲憊和厭煩，他臉上总是浮着笑容，态度是沉默而安詳的。他對於工作異常認真，每次在火車开行之前，他照例要把自己已經处理的事情，用鉛筆記留在工作簿上。对那些裝进車艙里的行李和包裹，他每次总是一只手拿着一本路單簿子，一只手捏着一支鉛笔一件一件的仔細檢点着。常常發現行李或是包裹有的繩子断了，有的包皮破裂了，他的态度虽是很严肃，但他並不生气，总是笑着看看站在他身旁的行李司事或者行李夫，温和的說：

“下次可要注意啊，再这样我就不签收。”

实际上他並沒有一次退回去，他还是照样签收了。他只是伏下身去，用吃力的眼睛仔細的看看貼在行李或是包裹上的那小四方形的号牌，於是他就在路單簿子上註明了类似这样的字：“01355 号鋪盖繩斷”，“03856 号包裹破裂”，“017526 号箱子损坏”。

他永远不会忘記他担負着一个關於行車安全的重大的責任。凡是一个車長所必須具备的工作技术和方法，他掌握的非常熟練。他的职务需要他有一个强壯的身体和兩只銳利的明快

的眼睛，但是，由於多年受火車的震盪，由於操勞過度，他的身體却很弱，最厲害的是他的胃病使他減掉不少的飯量；他的眼睛已經長滿了一層翳膜，看起來有些模糊不清。留在他身上永遠不能磨滅的痕跡，是他右腿上的一个傷疤，那是在“一二八”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略上海時，他雖然看見鐵路上的重要人物都逃跑了，但他卻不敢離開工作的職位，於是他在火車上遭遇到敵機的掃射，就這樣受了傷。然而，他照樣走着生活的道路。他對於“行車員服務須知”上所列着的一條一條的規則，簡直背得滾熟。他天天把它帶到身上，從來沒有做過一次違犯規則的事情。他愛護它，如同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因此，那薄薄的一本東西，如同他的年齡一般，已經罩上一層衰老的影子了；經過他手指屢次的翻動，每一張紙頁都粘滿了一層黑糊糊的油膩。他把皮面包貼着兩層暗黃色的厚紙，看去像兩塊皮子夾着一疊紙片。

他是不会輕易的把自己所經歷過的一切事情都干干淨淨的忘去，現在他被刺激得感到腦子有些發脹了。他在房間里走來走去，不知道要怎樣安排自己的命運和生活。

“我辛辛苦苦幹了一輩子，我得到了什麼？假如我不是一個行車人員，假如我對待工作馬馬虎虎的話，那一次我也不会受傷。唉！現在說不定我也要被裁下來……”他沒有勇氣再想下去了。忽然，車站上火車的几声粗重的汽笛聲驚動了他。他回過頭去瞧了瞧桌子上的鐘已經三點半了。他扭滅了電燈，爬上了床，躺下來。

早晨，窗外落著迷蒙蒙的雨。剛剛敲過六點鐘，他醒來了。他慌慌張張的從床上跳下來，把暖水瓶里的熱水倒在臉盆里，用毛巾擦了擦臉，提起小皮包，也沒有告訴兒媳婦，就匆匆忙忙的走出去了。

經過鐵路局的大廈，四周是靜靜的沒有一點聲音。他仰起臉來望了望每層樓，深深的意識到在這裡做內勤工作的人們，就不像他這做外勤工作的人，還要這樣起早睡晚，工作也不像他這樣忙亂。他感到了無限羨慕。到了車站，他看了看鐘，已經六點二十五分了，距離開車的時間還有四十分。

在站長辦公室值夜班的張子明，還沒有下班。王秉南一進屋，張子明看了看他的憔悴的臉色，就問道：

“你昨晚沒有好好睡吧？”

“是啊，心情很不好。大春的病也不見輕，又要住院，手頭還很困難。”

張子明安慰他說：

“反正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愁有什麼用！你需要錢，我幫你借一點。現在大家都很困難，況且新局長一來，人心也都惶惶起來了。”

王秉南問：

“昨晚你聽到什麼消息？”

張子明怕別人聽見，就把王秉南叫到會客室，小聲說：

“我告訴你，現在的情況，已經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了，而是變成有關我們整個職工切身利益有沒有保障的問題了。大家正在準備組織力量，向社會呼喚。”

“啊，準備怎麼做呢？”

“準備用實際行動達到我們的目的！老王，不管你的工作是不是發生問題，這一次鬥爭你一定要積極參加。”

王秉南猶豫說：

“參加倒是沒有問題，不過大家要慎重，可不能把事情弄糟了。”

“我知道你这个人，什么事情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这可不行！你回来我們再談吧。錢借好了，我給你送到家去，我幫助把王大春送到醫院去。”

王秉南看了看會客室的鐘，火車開的時候就要到了，於是他迅速的走到月台，爬上了守車。他兩手撫按着跳動的胸部，咳嗽了好幾聲。他坐在小方桌子旁邊的一把椅子上，打着呵欠，但又極力支持着疲憊的身子，用手搓弄着睜澀的眼睛。

這時，守車外邊有一個行李伙抱着厚厚的幾本路單簿子，一只腳跨上守車門的踏板，一只腳還踏在月台上。他用手攀着門旁的一根鐵柱，又用抱着簿子的那一只手推了推門，叫着：

“簿子來了。”

這熟悉的声音多少年來沒有離開過王秉南的身邊。他松了一口氣，趕快立起身來，從皮包里摸出一支鉛筆，就走下車去了。他從行李伙手里接過路單簿子，把它放到行李艙門口。他一本一本的打開，把疊好的幾張路單夾着一打書明“車長聯”的行李票和包裹票拿到手里，再看看路單簿子的存根，然後對着路單簿子存根的件數，就一件一件的檢點着行李和包裹。他檢點完，又是那麼仔細的再看一看有哪一件行李和包裹的號牌沒有貼好或者掉了，這樣，他才算完成了簽收的手續和盡到自己應盡的職責。

站台上的鈴声响了。他趕快爬上守車。站長把綠旗子高高一舉，吹了一聲口笛，接着，王秉南的綠旗子也就在車窗口飄動起來了。

火車往前開動。王秉南從車窗探出頭去，呼吸着原野清新的空氣，兩只眼睛不斷的向遼闊的天空默默的眺望。停了一會兒，他回過頭去，守車變成一個狹小的寂寞的世界。他又靠近了

窗戶，兩只眼睛望着外邊，青綠的樹木、丰饒的禾田、远远的村庄、銀色的河流，都从車窗面前飞逝了。这些景色对他多么熟悉啊，多么亲切啊！他的心充滿了依戀的感情，却帶有感傷的意味这样暗暗的想：

“时光真快呀，我就是在这条鉄路上消磨了一生！”

蒙蒙的細雨停了，太陽出現在天空，照耀着廣闊的大地。

火車的机輪磨擦出响亮的声音，抖着全身的火力，在向前奔馳。

王秉南正在深思的时候，忽然，他听見守車外有人在拚命的呼喊。他站起来一看，火車正跨上一座鉄桥，在向前慢慢的奔馳。他發現一个老人在鉄桥上走着，看火車来了正在吃力的往旁边閃躲，由於过度的緊張，沒有躲好，却被火車帶來的一股猛烈的風扑倒了。

“啊呀，啊呀！”王秉南着急的叫。

老人的身子被卷到机輪下边了。当火車过去，王秉南往后仔細一看，一条血肉模糊的尸体橫躺在鉄軌上。

“司机为什么就沒有發現呢？倒霉！跑了一輩子車，還沒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这悲剧給王秉南一个意外的惊恐。他轉过身来，关好車窗，来回的在守車里徘徊。

“当然，發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对我来講是沒有多大关系的。我不應該負任何責任。”他深深的考虑，在这样暗暗的安慰自己。他終於不安的又打开了車窗，望了望鉄桥，又望了望离桥不远的石标，随后他坐在椅子上，拿起鋼笔，把老人遇難的經過情形，很快的写了一个报告書，准备等火車到了下一站，託下班火車的車長帶回車务处。

二

四天过去了。当王秉南完成了工作任务回来的那一天，他刚刚走进站长室，站长把人事科的通知告诉他了。他神经立刻紧张起来。像被沉重的东西痛击着似的，豆粒般大的汗珠，从他面额上冒出来了。他几乎要昏倒在地上，身子在剧烈的发抖。

“为什么要撤我的职？为什么正当我出差的时候这样做？”

他感到了一阵悲痛，于是不能抑制的热淚簌簌的从眼眶里流出来。他面对着站长，深深的低着头，牙齿咬着苍白的嘴唇。他忽然抬起头来，神经质的对站在他身边的几个人看了看，兩只手抓起了放在桌上的那只黄色的小皮包，就猛力往地上摔去了。他从来不曾发过脾气，现在却一下子胆大起来了。他说：

“好，他们撤我的职，我要问问他们为什么撤我的职？”

他这种行动，深深的感动了大家。

“老王！你不要难过吧！我问你三〇一次車在路上怎么发生了事故？”一个站务司事安慰他。

王秉南说：

“发生了事故？”

另一个站务司事，在得到站长的允许后，就在抽屉里拿出人事科的通知，语气充满了同情和愤慨，这样说：

“你看，他们说你失职，火車压死了人，所以撤你的职。”

王秉南一听，像要晕倒似的，浑身发抖，有些站不稳，气愤愤的说：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就是为了这啊！可是，我要问他们，这件事情，我有什么责任？”

大家議論开了：

“他們不找个理由也不好看啊。”

“这样下去还成什么样子呢！这就是他們整頓鉄路的方針！”

王秉南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話来回答大家。他摇摇头，表現出一种無可奈何的气憤的神情。他走出站長办公室，不知要往哪去才好。他在大厅里躊躇着，兩只含着热淚的眼睛，时而瞅瞅票房，时而瞅瞅电报房，时而瞅瞅站長室，时而瞅瞅他頭頂上那透明的巨大的玻璃天窗。最后，他就从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悄悄的溜到月台上去了。他在月台上看了一周，就从側門一直跑到离車站不远的一条馬路上。

天落着迷蒙蒙的雨。

他冒着雨踉踉的走。他感到郁悶和不安。走到馬路的尽头，面对着浩渺的江水，腦子像江水一样激起了痛苦的氾濫的波瀾。

雨漸漸下大了，他全身都被淋湿。他不想回家，只是沿着江边走，一直朝着張子明的家走去了。剛一进屋，張子明問他：

“老王，你从哪里来？”

“从車站上。”王秉南低着头。“老張，这一次我算完了！”

“人事科的通知我已經看到了。这是完全可以料想到的事。你难过有什么用。”

“他們要裁我，为什么还給我加上个罪名？”

“这就是他們对待我們的办法。”

張子明因为是夜班，睡得很晚，他躺在床上，从被窩里伸出一个头髮散乱的腦袋，眼睛閃着光，关心的看着王秉南。

“我真沒想到自己幹了一輩子还会遇到这样的結果！以后

我怎么办呢？”

“怎么办？还是要活下去。你没有回家吗？”

“没有。”

“大春已经进医院了。大家给你湊了点钱。”

“麻烦大家了。”

“谁都免不了有点困难事情，不互相帮助怎么行呢。”

“你总算好，还没有被他们裁下来。”

“我已经做了思想准备。”

張子明說着，就从床上爬起来了。

王秉南問：

“大家商量的结果怎么样？”

“决心行动。这是我们的出路。铁路局的各个部門都联系好了，我們已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现在你来得正好，我們車务处的这个小组就要开会，想研究一下怎么样领导羣众馬上行动起来。”

“馬上行动起来？”

“是的，反正我們不能瞪着眼讓他們一批一批往下裁，我們誰也不能光顧自己。”

王秉南坐在床上，用胳膊肘拐着床头。他側歪着头，兩眼朝張子明注視着說：

“到这一步还能有什么好的办法可想呢？”

“难道你不相信大家会有办法嗎？”張子明試探的問他。

王秉南迟迟疑疑的說：

“相信是相信。”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問呢？”

他低着头。

張子明說：

“你應該相信大家一定會有辦法。我看，只要大家齊起心來，積極參加鬥爭，擴大我們的組織力量，使我們的工作能深入到鐵路職工羣衆中間，我們就會有辦法，就會爭取到社會上的同情和支持，我們就會得到最後的勝利……”

王秉南站起來，在房間里徘徊着。他半天沒有說一句話。

“你想什麼？”張子明問。

王秉南囁嚅着說：

“我在想，我們這樣做會有什麼結果。”

張子明有點激動了：

“你以為我們會失敗嗎？”

“我不是這樣想。”

“那麼，你為什麼這樣說呢？”

王秉南紅了紅臉，窘迫的說：

“我感覺到我們這樣做有點冒險！我們沒有經驗，什麼事不能只是憑着一股勇氣。我看，還是要小心，採取溫和的辦法，要求當局收回裁減人員的命令。不然的話，要是衝突起來，對我們會有什麼好處呢？”

張子明挺起鼓着青筋的脖子，兩只大眼睛瞅着王秉南的臉。他本想狠狠的頂王秉南几句，但一冷靜，他抑制住自己的剛直的火性說：

“老王，你年紀比我大，社會經驗比我豐富，可是我奇怪你為什麼這樣糊里糊塗的生活？過去，有人壓到你頭上，你也不敢吭聲，好像你甘心受他們的欺壓一樣，現在你應該改變改變你這種想法。人家既然已經扼住了我們的喉嚨要活活的弄死我們，你還要用溫和的辦法去向人家求情，你真是個好心腸的人。我不